

父亲的妥协

文/熊亮芬

虽然早在10年前我就已嫁为人妻,可由于老公常年出差,买房子时我特意选了离父母家不远的小区,这样好方便我和儿子经常到父母家蹭饭。

我的性格像父亲,倔强和急躁,父女俩经常为一些小事争吵。

往往是争执中,我气得甩门而走,然后赌气好些天不去父亲家。这时常常会接到照顾父亲的老保姆林姨打来的电话,电话中的内容总是差不多,无非是谁送了什么水果或者买了什么好吃的东西,爸爸叫我们母子一起来吃。我知道,父亲这是给我一个台阶,其实他是想念我们了,找了这样一个借口来讲和。我当然是乐颠颠地拉上儿子就往父亲家跑。因为,我早就后悔并且也想念父亲了。自从母亲去世后,父亲这几年老得太快了,每遇双休日,我都会起个

早赶到海鲜市场,买他爱吃的鱼送去,顺便在父亲家蹭上一天饭,这时最开心的除了父亲,还有我的儿子,因为父亲家在一条宽宽的巷子里,小巷里有几位小朋友,是他要好的小伙伴。整天被关在商品房只能与电视和玩具为伴的他,外公家是她很喜欢去的一处温暖快乐的地方。

没想到半个月前我又跟父亲大吵了一架。

那天,我带着儿子到父亲家,遇上多年不曾往来的大伯,他是来找父亲看病的。大伯曾经为祖上家业的事严重伤害过我们家,虽然事情过去多年,他已是一脸哀愁可怜。可我无法忘记当年他的刻薄无情,不管父亲怎样对我使眼色,我就是冷着一张脸不肯叫他。本来答应留下吃饭的大伯,便无趣地告辞了。父亲气得不行,骂我没教养。我火了,

不客气地顶撞了他。结果父亲暴怒地叫我滚。我也气昏了头,拉上儿子,擦下一句:滚就滚,我再也不来了!

回到家冷静下来后我又后悔了。在自责与不安中过了十多天,这期间儿子几番闹着要去外公家,我只能用各种借口敷衍他,虽然我心里很想去看看爸爸,却不知道要找个什么借口才好,只好一直这么拖着。

中午时,阿姨打电话来,说有人送了几只大闸蟹,说爸爸叫我带上儿子去吃。我谎称在工作忙要加班,说不能去了。儿子一听兴奋得一跳老高,他最爱啃螃蟹的那两只钳子了,见我没事,就说他要自己骑自行车去。我想了想,答应了。我叮嘱他路上小心,到了打个电话来。

没多久,电话就响了,是父亲家的号码,我以为是儿子打来的,对着话筒说:到啦?

不料耳朵里一下灌满的是父亲气急败坏的声音:你这个没脑子的家伙,让这么小的孩子自己骑车来,万一路上被撞了怎么办?

我不说话,心里难过得。爸爸好像忘记吵架的事,训话再次响起:还不快点儿过来,蟹粥就要熟啦……

嗯,我就去!我答应着,感觉快乐在心里开成一朵花,可眼里却情不自禁涌出泪来。知女莫若父,爸爸知道我必定又后悔又自责,却因为死要面子在心里跟自己过不去,所以又给了我一个台阶。

爸爸,原谅我的倔强,感谢您一次又一次地给我台阶,让我体面地下台。我知道,同样要强的父亲,每一次的妥协,都是缘自对女儿深深的爱。

爸爸,从今以后,女儿一定先对您妥协。

自行车上的父爱

文/郭领军



从我记事起,家里就有一辆28式大链盒自行车。

那时,我们全家还在乡下,农村有自行车的家庭凤毛麟角,即使是有,自行车也都是加重的,目的是干农活驮点东西方便,就当不吃草料的骡马来使用。小时候,我也曾问过母亲:“咱家的自行车为什么是大链盒呢?”母亲说:“你爸爸在矿山工作,这是那年评上劳动模范,他得到的奖励。其实奖励的自行车中有加重的,因为一起评上劳动模范的几个工友,家都在农村,加重自行车很实用,你爸就让给其他工友了。”听母亲这么一说,我小小的心里,父亲形象更加高大起来。

我们哥哥姐姐共三人,记得当时每到年三十时,父亲总不忘认真擦洗那辆自行车,那种神情,那种专注,就像对待他的儿女,擦干后,就让我们拿出早已写好的对联,抹上浆糊,帖到自行车大架上,对联上“前程似锦”四个大字很是醒目,光洁如新的自行车给过年增添了喜气。在过年的日子里,我们兄妹争着坐上自行车,走走亲戚,那种高兴劲无以言表。等走完亲戚,有空闲时,大姐、哥哥、还有我就会推上自行车到打麦场去学骑自行车,大姐、哥哥学车,我就在场边加油呐喊,欢乐声伴随着自行车的铃声,还有远处不时传来的鞭炮声,惊醒了静谧的村庄和熟睡的土地,报来了春的信息。就在这样的早春里,我们不到几年先后学会了骑自行车,为此,我也成了小伙伴拥戴的对象,因为他们家里还没车,拥戴我,也是想抽空学学自行车,过一把骑车瘾。

记忆中,大姐骑着这辆自行车风里雨里到离村八里的镇里上中学,在车轮里完成了高中学业,正好我们家转成了城镇户口,大姐同年就参加了工作,当大姐开出第一个月工资,交给父亲的当天,父亲就托他的老战友从城里买了一辆凤凰牌新自行车,给了姐姐一个惊喜。父亲那辆车,也就留给了哥哥上学用。哥哥学习好,在城里上学,每周骑车回家一次,自行车装满哥哥的课本,也载着哥哥的理想,哥哥如愿地考上了大学,最终哥哥凭着自己的努力,大学毕业时,留在省会,那辆自行车自此就留在了家里。也就在这年,我们全家搬到了城里,父亲也离了休,那年春节前,上级慰问老干部,发了一张飞鸽牌自行车票,父亲毫不犹豫地买了这辆车,托我的叔叔亲自捐到省会,交给了哥哥,哥哥望着这辆新车,忍不住掉下泪来,哥哥心里明白,这不是一辆普通的自行车,而是父亲深情的爱呀!

以后,我接过父亲给哥哥都用过的自行车,也奔波在上学的路上,那时,已是八十年代中期,我正上中学,家在城里大西头,而学校在大东头,每天上学,都要横穿县城东西,父亲自行车出了很多的力。记得有一次放学,我骑车去新华书店买书,一时大意,自行车竟没有上锁,等我出来时,发现自行车没了,环顾门前,只有一辆比父亲那辆更破旧的车停在那里,我急得都哭了,丢了自行车,我怎么向父亲交待呀?然而,意想不到的是,正当我痛哭时,有一个大叔推着父亲的自行车回来了,原来是他推错了自行车,望着失而复得的自行车,我转哭为喜,心里终于踏实下来。

如今这辆自行车已老了,父亲也走了。我们把这辆自行车,放在了母亲的屋里,放在了父亲的遗像前,睹物思人,我的父亲就像这辆老自行车,无怨无悔,不辞辛劳,满载着对子女无限的爱,送我们走上了人生的新平台。

父亲维权

文/黑王辉

父亲出去干建筑很早,那时,村里人还没几个出去的,他就和别人一起去干建筑了。没过几年,他就自己带了一帮人出去,不跟别人干了。父亲说他太黑,老乡的血汗钱还要盘剥。

建筑工地很不安全。那一年,圆六叔失足从五六层楼的高空摔下来,当场就死了。父亲他们悲痛欲绝,但人死不能复生,他们只好含悲把圆六叔的尸体运回了家乡,下了葬。临走的时候,包工头给了五千块钱的埋葬费。圆六叔的媳妇巧英哭得死去活来。在圆六叔的坟前,父亲下了跪。他自己又拿出两千块钱给巧英。

安顿好之后,父亲他们回了工地。父亲感觉到这事儿不能这样就算完了,他找到包工头,说死了个人,就给了五千块钱,说不过去啊!包工头冷冰冰地说,老黑啊,他自己失足摔死的,本来和我没有关系,我是看他可怜,才给了五千块钱。你还想咋地?父亲说,我们是给你干活,人死了,当然和你有关系。包工头

恼怒,说不想干就滚蛋,带着你的人,滚!别让我看见你,我道上的朋友多得是,卸胳膊卸腿也就是我一句话。旁边的工友连忙把父亲拉走了,等离包工头远了,他说,这家伙是个二流子,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咱在这儿挣咱的钱,和他搞什么气!再说,人家巧英都不说什么了,你强出那个头干啥?父亲说圆六活生生一个人,说死就死了,你们不心疼吗?老乡说,我们的心疼啊,不过,死人虽然死了,活人还要活下去呀!父亲赌气不理他,他也不干活了,扭头去了城市。

父亲去了城市的书店,挑了几本法律书籍,像《宪法》、《劳动法》什么的,就又回去了。回去以后,该干活还干活,晚上下了班,别人都进入梦乡了,父亲就照着手电筒看书。

半年后的某一天,法院的人忽然来到工地,找到包工头,递给他一张传票。包工头是个法盲,他也就是说说大话,其实是个胆小鬼。他以为要坐牢,当晚就卷了工钱,溜了。



工友们都埋怨父亲,他们说你无事生非干啥,这下倒好,包工头跑了,咱的工钱也要不成了,半年多算是白干了。说完,他们叹息着,默默收拾行李,准备回家。父亲说,先别忙,跑了和尚跑不了庙,包工头上面还有承包公司,咱们找他去!工友们笑了,说强龙还不压地头蛇呢,咱这帮泥腿子去找人家,被人整死都不知道咋死的!还是算了吧,权当给包工头他娘烧纸钱了。

第二天,工友们都走了,只有父亲留了下来。他找到承包公司,承包公司不理他,他就告到

法院。一时也没个结果,父亲就租了间房子住下来。

可这一呆又是三个月。快过年的时候,父亲终于回来了。他给巧英带回了五万块钱赔偿金,还有工友的工钱。工友们对父亲感恩戴德,说过年之后,还跟着父亲干。父亲摇摇头,他说以后不出去了,就在家干。他们不知道,这几个月来,为了打官司,父亲把他半年多的工钱都花差不多了。

父亲不再干建筑,他在家养起了猪,没过几年,我家的生活便好了起来。也算好人有好报吧!

没有父亲的父亲节

文/翟杰

这是父亲离世后的第19个父亲节了,六千多个日子里,今天我第一次提笔写下“父亲”这个词。自从父亲离开后,我对“父亲”这个词一直敬而远之。我听得别人这样称呼自己的爸爸,我自己也没有勇气喊出这个词。不是怕心疼,而是怕喊出来之后,他找不到自己应有的归宿。

那年冬天,天冷得出奇。那天,做教师的父亲骑车去走亲戚,路上遭遇车祸,一去再没回来,这个从天而降的灾难让原本幸福的三口之家陷入了无比痛苦的深渊。偶尔,我会问整日以泪洗面的母亲:“妈,爸爸永远不会回来了吗?”母亲叹一口气,说:“你爸爸出远差了,正往回赶呢!”我当然知道,母亲这是在变着法子安慰我,可正是这句难以让人相信的劝慰,使我痛楚的内心稍稍有了些缓解。没有了父亲的生活是痛苦的,也是难熬的,母亲用极其孱弱的脊背支撑起了这个家。为了维持生计,母亲借钱开了家小卖铺,早晨不到5点就要骑着

车子去城里进货,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别人为母亲介绍别的男人,但他们总会遭到母亲的断然拒绝:“孩子他爸爸还要回来的。”而每当不谙世事的我做出些许出格的事情时,母亲总会对我说:“孩子,争口气,你爸爸回来看到咱们这样会很难过的。”

父亲生前一直希望我能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,而他的这个愿望,如今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,成为了我一直以来努力奋斗的不竭动力。然而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,当我遇到困难和挫折而垂头丧气时,母亲总会微笑着,拍拍我的肩膀说:“莫灰心,等你有出息了,你爸爸就会回来看咱们的。”也正是这句话,一次次点燃了我生活的激情。我暗暗告诉自己,一定要和母亲好好活,决不能让父亲失望。

于是,我在从事教师这份工作,就更多了一份真诚和努力。经过不懈的追求与付出,前一段时间接到上级通知,让我参加在重庆举行的全国赛



课。听到这个消息,我激动得像中了举的范进。要知道,能参加国家级的比赛,那是一种怎样的荣誉啊!很快,我冷静了下来,开始认真备课钻研。从黑夜到凌晨再到黑夜,整整一个月,我几乎都是在自己的书房里度过的。自言自语,自问自答,我对设计好的教案一遍又一遍地揣摩,尽最大努力预设课堂上可能发生的一切,墙壁上写满了板书,窗户上贴满了教案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课上得很成功,受到了各位专家的一致好评,

最终被评为一等奖。当我把获奖证书摆放在父亲的遗像前,泪也在不知不觉中滴落下来。在晶莹的泪光中,我看到父亲笑了,笑得那样安详,笑得那样欣慰。那一刻,我感觉父亲真的回家了……

日月更迭,斗转星移,十多年的风风雨雨,十多年的岁月蹉跎,一直以来,我们将“等父亲回家”这一心愿,化作克服困难、迎接挑战的动力。我们知道,只有全家人事业有成、幸福和谐,才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。

非常感受

来稿请发送到邮箱:qwhbwh@163.com